

古风新韵

回家过年

□萧光群

其一：夜发兰州  
 一夕奔赴可堪劳，陇水秦山身后抛。  
 夜渡黄河寒气紧，晨行南郑雪全消。  
 数家竹树云烟起，几处鸡鸣月镜朝。  
 看罢登车风旋去，武陵深处故山遥。

其二：过达州兼怀张舜华将军  
 达州山重雾岚深，西蜀英豪下夔门。  
 东海扬帆滔天浪，楼兰风起蘑菇云。  
 曾歌东巷艳阳照，长望南街柳色新。  
 百战归来还隐逸，将军本色是诗人。

其三：从万州过长江  
 卧虹长桥天堑开，雾笼江浦汽笛来。  
 一江绿水逶迤去，两岸山城缭绕堆。  
 古郡迷迷巴蜀记，烟云漫漫楚王台。  
 谁人知是巫山上，游子思归不徘徊。

其四：武陵山中遇雪  
 谁道江南地，雪霜落纷纷。  
 千山皆素色，万树覆衣新。  
 苍岭暮岚起，孤灯照柴门。  
 路滑行者问，都是夜归人。

其五：立春  
 寒梅花未复，春信已先奔。  
 暖日酥心复，除夕酒尚温。  
 芽生芳草地，冬去渐无痕。  
 柴门还半掩，泥香早入村。

其六：往长沙遇大雪  
 昨夜天庭纺白纱，一轴素锦覆中华。  
 无分南北皆一色，千树万树着银花。

其七：去兰州路上偶书  
 万里雪飞万里天，朝辞秦陇路八千。  
 前日围塘谈乡事，炉火映红湘女颜。  
 回望武陵云生处，电车飞渡已无前。  
 西行古有豪情在，人生何处不春山！

历史影册

明朝旅行家陈第

□江舟

明朝时期，我国有两位杰出的旅行家，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徐霞客，另一位则是鲜为人知的陈第。陈第字季立，号一斋，福建省连江县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卒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享年77岁。陈第在抗击倭寇的战争中，先后做过戚继光、俞大猷两位民族英雄的得力助手，为保卫明室江山立下了赫赫战功。陈第还有一个壮举，就是旅游。在他75岁那年，实现了遍游五岳的夙愿。陈第游嵩山、华山、恒山、衡山，都是从南京出发，因为他60多岁以后，多数时间居住在南京。出游之前，陈第（这年他69岁）写了一首《戒诗》寄给在连江老家的儿子，向家人表示他出游的决心。儿子当即写信哭劝老父亲不要远游，担心他年纪老了，路上容易出危险。但是，陈第的游心已定：生既耽五岳，死岂恋一方。他不苟泥世俗，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陈第已经71岁高龄了。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他开始从南京出发，第一站游中岳嵩山。先经过安徽，渡淮水，入河南，一路上只见他鬓发星星乱，衣袂飒飒轻。有时是荒村问沽酒，未得一壶倾。就这样走了两个多月，终于到达嵩山，游览了天中阁、观星台；观看了秦槐汉柏等名胜古迹。他在嵩山流连了一个多月以后，又由原路回到南京。

第二年秋天，陈第又从南京出发，游西岳华山。其路线也是先经过安徽，入河南，路过商邱、开封、中牟、郑州、荥阳、洛阳、新安、渑池、出潼关，入陕西，最后攀登华山，并且又顺便游览了终南山。同年冬天，又由原路回到南京。来回行程四千多公里。

在这次旅途中，陈第遇到一位缙绅许春元邀他宴饮。许春元觉得很奇怪，一位老人，衣衫单薄，还到处旅游。于是就问陈第，天冷了，你怎么办？陈第答道：有所好，有所忘，好在高山，不知寒冷。许春元又问，为什么不找个伴侣一同旅游？陈第答道：仕则同朝，商则同货，故其易得。今游而已，谁肯身家面欺山水乎？许春元又问，那么要怎样的人才能远游呢？陈第再答：旅游要五不，一不怀安，二不惜费，三不思家，四不怯死，五不立我。所谓不立我，就是无私心的意思。

陈第在74岁那年的初夏，又从南京出发，游北岳恒山。这一站行程更远，一路所见，已是边塞风光，而且尽是令人伤心的景象。他在诗中这样描绘道：远为寻恒岳，长驱日欲黄；烟千里少，山色九边长。夏尽方收麦，秋初已覆霜；谁怜乘障卒，半岁泣无粮！（《五岳游草 塞外》）旅途所见，使陈第感慨万千。

北岳之行，对于陈第来说自然是更加艰苦的。他常常是借宿依茅屋，人家独困穷。麦豆客为饭，箪瓢已自空。（《五岳游草 宿磁窑村在恒山下》）然而，陈第自甘经受饥寒困顿的考验，终于到达恒山。三个月之后，他又成功地从恒山回到了南京。

75岁那年夏天，陈第又作了一生中最后的南岳衡山之游。这一次他是从长江上溯，入湖北，先登黄鹤楼；下湖南，泊舟城陵矶。浮游洞庭湖，又到汨罗江凭吊屈原古迹；最后南下衡山，登祝融峰坐观日出。陈第游毕衡山之后，便买舟至涿口（现属湖南省株洲市），取道江西入闽，最后越过武夷山，顺闽江下行，回到福建的老家连江县。

陈第早在43岁时，由古北口解甲归里时，曾特意路过山东，登上了东岳泰山。所以五岳之游的志愿，在75岁游毕衡山时，算是最后完成了。

五岳未游终不死，干将万里出风尘。在游毕五岳的两年之后，这位意志坚强的老人，在自己的故乡连江县城西龙西铺的家中一病不起，溘然长逝。

哑伯

□陆冠京

前些年回到故乡，十二月的天空有着老鼠灰的颜色。

坐在老屋檐下，茫然于那一片单调的空阔，心里头有着一归来后莫名的倦怠。懒于思考或碰触任何事物，只想任由那片天自主地灰着。可是，看久了那种晦涩的色调，哑伯的影像却陡然鲜明起来。

记不清有多长的一段时间没见到哑伯了。没有人通知我回来参加他的葬礼，但是，也没有人说他还活着。恒如往昔，他一直搁置在一边，甚至，有被完全遗忘的可能。每次在脑海中浮现他的身影，总会连带地感到一种莫名的愧疚，仿佛负欠他一些什么，而我偏偏又无法给予他任何东西。

一想到哑伯，就有去看着他的冲动。意念刚动，便脱去将双足缠束多年的鞋袜，赤足走向田野。脚掌轻轻贴印在灰褐阴凉的田埂上，刹那间，便唤醒了古老、亲切而植根的感觉。

步履过遥遥的三里路，才走到数代耕锄的祖产地。田地里，除了一小畦的甘蓝菜外，并没有种着什么，任由泥土裸露着，享受难得的松散。在田地的一角，则仍站立着从前那一幢涂着石灰的小屋子。茅草的屋顶依旧盘绕着终年不去的丝瓜藤，只是叶片已成枯黄一片了。远远的，就看见哑伯蹲在屋旁水井边的青石上。只是一个背影，可是，那一身黑衣，却再也熟悉不过了。

那一身黑衣，远远的，立刻教人联想到欧洲中古时代教会的修士，一辈子罩着黑袍子，在沙漠地独居苦修，在沼泽区汲水耕耘，印证己身与上帝的存在。那一身

黑衣，也教人联想到军营看守所里的囚犯，为着种种不同的罪名而穿上一致黑色囚衣。只是，我怀疑，哑伯的心中可曾有上帝的图像或罪恶的概念？

远远的，我停立在一棵木麻黄树下，视他的背影，不敢贸然向前，怕惊扰周遭的静寂和哑伯的静寂。

哑伯的静寂，若以他的年龄来算，已是很深很远的了。根据他身份证上的记载，他的年纪恰恰与这个国家等寿。他的出生与这个国家的初诞，也同样为苦难的一个开端。可是，他们彼此却是难以关联的。因为一个在风雨飘摇中挣扎成长的国家，一时怎么可能注意到遥远边鄙的小村这样一个残缺的生命呢？没有人单独而真挚地面对过他的生命内涵，他的父、他的母、他的妻和子也没有过。对一个天生的哑者而言，什么样的语言都是无声的，都一样是唇与舌无谓的款动。存在于哑伯的世界中的，或许只有善意或不善意的，能沟通与不能沟通的。

就在我陷入沉思的当时，哑伯突然转过身子，朝我站立的树下望来。或许他是在看望一只刚停落在附近的白头翁，但也许是在辨视我这个陌生又熟悉的访客，我们远远的，互相看着，有好一会儿工夫。而终于是我忍不住地走向他。怀着补充些什么的希望，走向哑伯。

走到了他的跟前，他一下子就认出我了。猛然站了起来，像一根枯干的树枝从地面上竖立一般，教人心酸于他外表的单薄和脆弱。他咧着嘴，无声的笑着，灰蒙的眼底闪烁着珠光，我可以感知他的喜悦。他的眼睛，在童年的印象中，曾经跟星星一样：明亮、清澈，而且最富变化。

他的喜悦、悲伤和苦痛，都是藉着无声的眼神来传达。我看见他哭过，同样是咧着嘴巴，无声地牵动着脸部的肌肉，分不清是哭是笑，可是眼窝里，却滚出珍珠大的泪来。那是他的妻，一大串的诅咒与诟骂后，所显现的场景。那时，幼稚的我，却兴奋地高喊着：哑仔伯在哭！哑仔伯在哭！一个哑巴也会哭，对一个孩子来说，是新鲜的事，那时，我不懂伯母做一个哑巴妻子的怨怼，也不懂哑伯心里的歉意和难过。长大，才了然于夫妻间互相负欠的情仇。

记忆中，哑伯最悲伤的一次，大概是二堂哥娶新娘这天早上。那天早上，哑伯穿上一套不知从何而来的西装，焦灼而兴奋地忙着找寻他该在的位置，想做他该做的事，可是，没有人在意他的急迫，只偶而有人戏谑地夸了他的衣服和儿子。迎亲的轿车启动了，亲戚里有头有脸的，也上了车，却单把哑伯抛掷在宾客熙攘的老家门口。在回头的一瞥中，我看见他的双眼，一下子空洞了起来，仿佛什么都丧失了，仿佛阳光也都黑了。第一次，我深深地感染了他的悲哀。

而哑伯似乎不懂得愤怒。在一次调皮的举动中，我用石头砸死了他饲养的一只鸡，他也只是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没有制止，也没有其他举动，只从他的眼中，可以看出些许谴责的味道。也从他的眼中，我渐渐能进入他的世界。

除了眼睛，我们的交谈，只能借助于手势和肢体的简单动作，虽然我们必须费心地揣测对方的意思，但是，见了面，我们仍然殷勤地交谈着。他以两只手比着我童年的高度，然后一截一截地加高到我现

在的身长，比完之后，眼里洋溢着灿然的笑意，仿佛在那简短的比画里，道尽了我的成长，他的欣慰。他又用两根食指，彼此勾搭着，做出火车开动的模样，然后以征询的眼光，问我是否装载回来一位在他手下披着纱、婀娜多姿的女子？还以两手拱抱摇动的姿势问我是否有孩子？在他的世界里，家乡的土地上所种植的，运载甘蔗用的铁轨，正代表着通往的是一座大城市，是繁华所在。或许他曾沿着铁轨，偷偷去过，或许那只是他幻想中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总之，他知道我到远远的一个地方去念书了，火车象征着快速、知识和对成功的憧憬。如今我归来了，他便试探地问我娶妻生子的消息。对哑伯来说，娶妻生子 似乎便是人生的伟业了。而探问这样的一件事，自然也是大关怀了。

是的，在哑伯的理解中，我们可能都是，也只是能孕育子孙的生物。繁殖，是印证生命存在的唯一途径，也是生命存在的唯一任务。面对他的询问，我默然，沉思他植物一样活着生命：莫名而不由自主地被培育在大地上，却在生命的起首就注定了他的不完整。他活得并不顺遂，也不美丽，但却执拗而坚韧有力，甚至繁衍了比他自身健全的其他一些生命个体，藉以抗争。

看着哑伯，看着这样一位仿佛不曾参与历史的老人，我有愈来愈浓重的惶惑，因为我行将是一名历史学家。所以，我只能向他挥别，沿着来时路走回。天空仍然无言地灰着，我的心底却有股强烈的孤兀之感，而那条枯枝一样的人影，怎么也挥赶不去，伴着我，如黄昏的颜色和风。



平凡人生

父亲母亲的话

□钟锐

我母亲已去世19年了，父亲也已经去世7年了。但我仍时常想起他们，想起他们的话。

我的父亲母亲是上世纪60年代的高中生，在那个年代算是有文化的人。但他们在教育我和弟弟的时候，从不长篇大论，也很少讲大道理，他们总是以自己为榜样，用朴实的、发自内心的话语教育我们、打动我们。所以直到现在，我和弟弟都忘不了他们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和言传身教。

从小要多读书，养成读书的好习惯。这是父亲的口头禅。小时候，有一个画面让我永远难忘，那就是每次领了工资之后，父亲总会带我和弟弟去新华书店买书，一般以小人书居多。每次只买一本，不买多；有时遇上特别喜欢的，才会多买一两本。什么《呼延庆打擂》《猴王出世》《三打白骨精》《哪吒闹海》《鸡毛信》，都是那时候买的。买回来之后，父亲会一页一页地说给我和弟弟听，一般会读四五遍。等到下次再买书的时候，这本书的故事我和弟弟便早已经烂熟于心了。我和弟弟从小作文成绩好，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此。那时候我们一家四人住在小县城，全靠父亲的工资和母亲打零工，日子过得有些拮据。见我们每个月买书，许多亲戚不理解。书有什么买不得的。买书最划算。父亲说，我就是要他们从小多读书，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后来，母亲病重，父亲的身体也不太好，于是许多人劝他们不要送我和弟弟读书了。但父亲母亲却咬着牙关，一分钱当成五分钱用，硬是让我读完了中专，让弟弟读完了大学。现在每次说起这事，亲戚们都觉得虽然那时我的父亲受苦了，但他们做得对，不然我和弟弟就根本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出

息。

做人要善良，不要有坏心眼。这句话我记忆很深刻。那一年我七岁，读小学二年级。在我家附近新搬来了一家外乡人。一家三口，夫妻俩专门做沙发、修沙发。他们的孩子也是男孩，比弟弟还小一点。这男孩来了之后马上成了我和弟弟的小跟班。我们去哪里他都跟着，我们做什么他也做什么。但我和弟弟不太喜欢他，嫌他穿得太寒酸，嫌他笨头笨脑的。一天上午，我和弟弟拿着娃娃哈哈正喝着，那男孩又跑来了，流着鼻涕，双眼放光地盯着我们看。看样子他也想喝娃娃哈哈。不知怎么，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坏念头，于是我拉着弟弟跑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往空的娃娃哈哈瓶子里灌自来水，又往里面撒了一些尿。当我们把两瓶装了尿的娃娃哈哈递过去的时候，那男孩激动得手颤抖了，接过去就喝了一大口。啊，呸呸呸！他马上又吐了出来。看着他狼狽的样子，我和弟弟哈哈大笑。他恨恨地瞪了我们一眼，转身跑了。不知怎么回事，母亲很快知道了这件事，她把我俩和弟弟一顿训。你们两个怎么这样坏！做人要善良，不要有坏心眼。你们现在就这样，长大了岂不是要去杀人放火。母亲越说越生气，抄起扫帚狠狠地打了我们几下。随后，母亲还拉着我和弟弟，去给那个男孩和他的爸爸妈妈赔礼道歉。从那之后，我和弟弟就再也没有起过这样的坏心眼，做过这样的坏事。

做人要自信、自强。这句话也是妈妈说的。这句话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说实话，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怎么样，始终在中下游之间徘徊。但父亲母亲从不强求我考高分，取得

好名次；他们唯一在乎的是我有个好的学习习惯，每天自己上下学，自己做功课。五年级上学期的时候，也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大发神威地考了一个全班第一。我高兴坏了，放学后拿着成绩单一路飞奔回家。半路上，正好遇上母亲。妈妈，我考了第一名。我得意地把成绩单塞到母亲手里。你没弄错吧？母亲将信将疑地拿起成绩单。当确定是真的，母亲紧紧地搂住我。锐儿，我就说嘛，做人要自信、自强；都是人，为什么别人能做成的你做不成？！看，只要你努力，你也能考第一。说着，母亲的眼睛红了。然后，她让我回家去写作业，她自己跑到街上买菜去了，晚上为我做了一桌子我爱吃的菜。也许是我太想看到母亲开心的样子了，从那之后，我的学习成绩就再也没有下降过，一直名列前茅，成了众人眼中别人家的孩子。

我们每个人都爱爱国、爱家。这句话是父亲说的。父亲少年时怀着大理想，渴望走出大山，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去看看，但因为种种缘故，父亲终其一生都困顿在一个国有的小工厂里，没有入党，也没有提干，直到退休职称仍然是技术员。但父亲 位卑未敢忘忧国，他始终关注着国家大事。每天晚上的新闻联播，他雷打不动必看；报纸上的国家大事，他也从不放过。他的偶像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如果听到有谁说他们和共产党的坏话，他必定一跃而起，横眉怒目地和对方理论一番。退休之后，父亲更是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军事迷。有时打电话给他，他不是在家里看军事类的报纸，就是在外面的报摊上买军事类的报纸。每天晚上中央国际频道的《海峡两岸》和《今日关注》

是他的最爱。看到兴奋处，他拍桌子、拍大腿，像孩子一样开心。在他去世前的那两年，他一直关注着辽宁号航母、歼20飞机的研发、装备情况。你们是党员，是公务员，要比我更加关注国家大事。他常常对我和弟弟说，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简单的、孤立的一个。有国才有家。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爱国、爱家。2015年2月2日，父亲因病去世，享年65岁。在他坟前，我特意看了几张军事类的报纸给他。后面有时去看他，我也会轻声地把她关注的辽宁号航母、歼20飞机的最新情况告诉她。也许，这就是陆游诗中所说的家祭无忘告乃翁吧！而父亲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关注，也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和弟弟。现在每次我们兄弟见面，聊得最多的还是国家大事和一些国有武器的建设情况。在聊的时候，我们似乎看见父亲坐在一旁，认真地听我们说话。

是的，父亲母亲还说过许许多多其他的话，限于篇幅，这里我就不一一记录了。正是在他们的谆谆教诲和言传身教下，我和弟弟才有了一些出息。我们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工作上也都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作为一名业余儿童文学作家，我出了三十多本童话书，2018年还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书香之家的称号。有时我常想，父亲母亲这一辈子虽然没有给我和弟弟丰厚的物质生活，也没有带我们去游历名胜古迹、名山大川，但却给了我们一个健康的品格和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让我们受益一生。我相信，在我们的谆谆教诲和言传身教下，我们的子女也会拥有一个健康的品格和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因为，好的家风、好的品格是可以代代相传的！